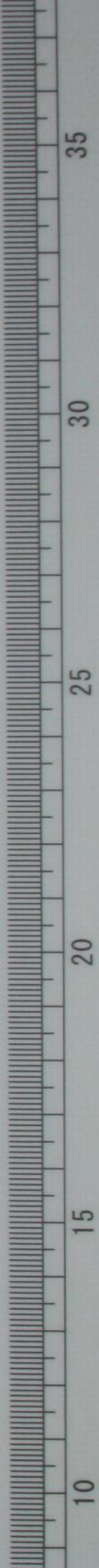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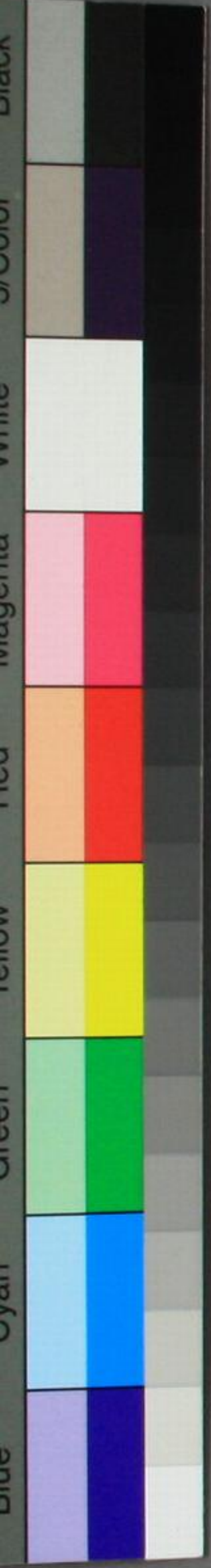


筆記詩集傳

三

113
887
3



門 4 13
號 887
卷 3

筆記詩集傳卷三

衛一之五

瞻彼淇奧首章

爾雅云涯內為隩外為隈李巡曰厓內近水地○班彪志云淇園衛地殷紂竹箭園也漢志武帝塞瓠子決河薪柴少乃下淇園之竹以為楫又寇恂傳伐淇園之竹為矢百餘萬○孔疏云武公和僖侯子○詩緝云曹氏曰瑟縝密也如瑟彼玉瓚之瑟說文云個武顏剛毅之意也○柳塘云首章興其德之進感遂言德容有以感乎人也此自武公做成君子後美之故曰有斐君子但其初有工夫故從切磋琢磨說起切謂剖析義理磋是去研究到那融通地位已精益求精琢

大正十五年二月
花房仙文館藏書



謂克治人欲磨是又去磨礪到那淨盡地位已密益求其密
瑟者正衣冠尊瞻視無一毫粗疎個者顏足畏色足憚無一
毫懈弛赫者氣象充盛喧者英華發外○孔疏云瑟個者自
矜持之事故云怕慄也言其巖峻戰慄也赫喧者容儀發揚
之言故云威儀也其實皆是威儀之事但其文互見故分之
○卿嬖云終不可緩猶云到底不忘之謂不兼後世看蓋是
詩之作武公尚存故也

瞻彼淇奧二章

充耳解毛傳說約云通解按充耳惟服冕旒時有之若戴皮
弁以下便不得有充耳禮書即有兼用之說曰喪禮士無冕

而瑱用白纊則弁亦有之也要未知孰是矣○古義云皮弁
以皮六方縫之會其合縫處孔疏云皮弁之縫中每貫結玉
為飾謂之璆武公諸侯則玉用三采亦帖云未白蒼而璆飾七也○
卿嬖云充耳用石會弁用玉凡諸侯之服皆然惟武公由切
磋琢磨以成其德以稱其服而有尊嚴之象也瑟個四句緊
頂上尊嚴說共首章稍別古義云上章所咏瑟個赫喧之氣
象于斯倍為溢故申詠之

瞻彼淇奧卒章

檀弓注云簞謂牀第即牀棧也○古義云金黃金也錫說文
云銀鉛之間也今世用物銅鐵為多經文絕少言銅罕言銀

鐵考工言金者銅鐵在其中言錫者銀鉛在其中合而言之
總曰金錫爾○又云圭瑞玉也其製上圓下方璧亦瑞玉其
製外圓內方○欽按御士只是卿也儀禮禮疏云士之言車
御有職事之重序云武公入相于周孔疏云傳云重較御士
之車則入相為御士也○重較解周禮與人注疏禮書云車
制輿在下轆在兩箱式在前軫在後較則轆上出式者也較
有重之者所謂倚重較兮是也○卿嬖云金錫圭璧皆自切
磋琢磨工夫已底于成就者言鍛鍊精純固自人力得之而
圭璧之溫潤亦由工夫熟浚有以復其本體之自然者○又
云寬綽四句緊接上說寬綽與瑟儼等相反已含自如意
故即重較以歎之謂儼然在重較之上一寬廣而自如也○
講書云善戲謔是笑語卒獲意善即不虐也大段見而康而
色載色載笑和氣襲人故曰乘易不可說壞了遂作戲言戲
動說卿嬖云虐者傷害之名不為虐者不至于任情而凌物
也凡此皆金錫圭璧流出來故動容曲中如此○疏義云張
而不弛一段語出雜記有德之人嚴而泰和而節自不倚於
一偏也欽按記本旨就治民言○古義引萬時華云倚與
其進修青與其尊嚴如箒與其成就然言有次第意無淺
深

後語 國語楚語也韋注云箴刺也儆戒也師長大夫士衆

士也。舍謂不諫戒也。懿詩大雅抑之篇也。懿讀曰抑。○有文章以下至自防序文。

考槃在澗全篇

古義云在澗在阿在陸總是一處蓋謂左右前後之相近者。○又云獨寐寤言者既寐而寤既寤而言皆獨自也。後放此。○卿嬖云此詩以寬字邁字軸字為主而以獨字永字描字其樂之真也。要知此樂非樂考槃蓋獨寐而寤而言而歌而宿總是他無往非獨亦無往而非樂得之心而寄之樂也。○又云碩大寬廣半看言碩大之人其心廣寬也。惟其心胸闊廓便得失窮通茲華利勢舉不足以累其心。○疑問云考槃

之樂此隨其時也而非其心也。時苟可行則又未嘗不欲仕矣。故讀考槃衡門之詩不獨當知其有隱居之樂而已也。○莊子鼓盆而歌易離九二不鼓缶而歌漢楊惲傳拊缶而呼

碩人其頌首章

古義云裝通作紉玉藻云禪為紉是也亦作景士昏禮云女登車姆為加景乃驅是也古婦人感服必加禪衣于外孔穎達云婦人之服尚輕細且欲露錦文必不用厚繒故鄭箋云以禪縠為之而詳慎說文字作縠沈活謂是織縠麻以成布未知孰是。○又引孔穎達云東方震為長男故太子在東也。又云齊世家莊公生僖公東宮得臣未知何公太子按史

詭年表衛莊公之立。在春秋前二十五年。齊僖公之立。在春秋前八年。然則莊姜必非齊僖之女。蓋是莊公之女。僖公姊妹也。得臣為太子早死。故僖公立也。不言僖公姊妹。而繫得臣者。見其是適女也。○又云。邢周公子所封邑。在今直隸順德府邢臺縣。侯爵也。譚國名。在今山東濟南府歷城縣。路史云。龐姓。春秋莊十年。書齊侯滅譚。子李莒。則譚本子爵。而得稱公者。蓋依其臣子之稱。便文耳。亦出孔疏○孔疏引釋親云。妻之姊妹同出為姨。女子謂姊妹之夫為私。孫炎云。同出俱已嫁也。私。無正親之言。然則謂吾姨者。我謂之私。○姬嬖云。章首提出碩人。便是一篇之主。下文反覆稱美。無非為碩人惜也。當作四平看。首章始二句。不重。是指盡出莊姜。而下歷數之。齊侯一句。父族之貴也。東宮之妹。母族之貴也。邢侯二句。戚屬之貴也。

手如柔荑二章

· 姬嬖云。註柔而白。重柔字。白而取諸脂。言潤澤而細膩也。○
爾雅云。蠶。蠶。蠶。蠶。訓須句。麼。墓失。蠶。蠶。蠶。蠶。訓農。夢。寔。又云。蠶。蠶。蠶。蠶。桑。蠶。郭璞云。蠶。蠶。在糞土中。蠶。在木中。名物疏云。蠶。蠶。蠶。蠶。二物也。蠶。蠶。一名蠶。一名蠶。生于桑柳柏及樅木中。諸腐木根下。亦多有之。埤雅云。蠶。蠶。之體。有豐潔且白者。故詩以況莊姜之領。爾雅翼云。蠶。蠶。在腐柳中者。內外潔白。○鄭箋

云螭謂蜻。爾雅云螭蜻。其氏曰鳴螭。者郭注云如蟬而小有文。爾雅翼云螭螭螭之小而綠者螭首者即角犀豈盈之謂也。○古義云蛾似黃蝶而小其眉勾曲如畫。○在傳輔車相依。服虔云輔上領車與牙相依。則是牙外之皮膚頰下之別名也。

碩人款。三章

農郊近郊從毛傳義未審。○詩緝云鑣。非一鑣也。亦帖云以鑣之贊之。此以實字為虛字。○孔疏云君出視朝事畢乃之路寢以待大夫所咨決事之多少。大夫所主故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罷。鄭氏曰朝內朝路寢門外之正朝也。小寢

燕寢也。

河水洋洋。卒章

詩緝云本草以鱣為鱣魚。夫今云俗作鱣即鱣鱣魚也。欽按李時珍以鮪訓失為鱣魚而曰生江淮黃河遠海凌水處示鱣屬也。岫居長者丈餘。至春始出而浮陽見日則目眩其狀如鱣而背上有魚甲其色青碧膜下色白其鼻長與身等口在頰下食而不飲頰下有青斑文如梅花狀尾岐如丙內色純白味亞於鱣鬢膏不脆羅頤云鱣狀如鬻鼎上大下小大頭哆口似鐵兜鑿。○名物疏云蕉葦雖一類實二物也葦一名蘆其未秀者曰葦。一名葦一物四名蕉一名荻其初生曰莢。

葵一名藟，一名雛，其未秀曰蒸，一名蘼，一物七名，二者本相類，但葦大，萑小，而于其中又有初生未秀，既成之別耳。欽按萑，即今伊豫葦也。○卿嬖云：重河水二句，半下見青齊渤海之勝，一說古義云：此即來途所見，以起興。卿嬖云：河水盛大而施，凡其中不可勝數，但見所得之魚，潑潑而感，則其他鮮物之盛可知。葦葵，揭之而長，則其他植物之美可知，而士女佼好，皆從廣饒上來。又云：有胡在才貌之武勇上言，見其佼好也。○嚴華谷云：此詩無一語及莊姜不見答之事，但言其姻族之貴，容貌之美，禮儀之備，又言齊地廣饒，士女佼好，以深寓其憫惜之意而已。惟大夫風退，無使君勞二句，微見其意，而辭亦淺婉，風人之辭，大抵然也。通解云：莊姜之德行文章，皆未易及，而此詩不言之者，其意但指人所易見而刺莊公之昏惑而不知耳。

○氓之蚩，首章

○按氓字，雖未知其誰何之稱，亦已有鄙之之意。註怨而鄙之，恐是總承之言也。○毛傳云：布幣也。鄭箋云：幣者所以買買物也。○古義云：劉熙云：丘一成曰頓丘，一頓而成，無上下大小之殺也。漢地理志：東都有頓丘縣。師古云：以丘為縣也。○明云：在淇水之南。按今大名府之開州是其地。○卿嬖云：即謀之私奔也。此時已許之矣，謀而不往，蓋恐其志之不堅，送

之涉淇，是示以倦之情，秋以為期，則慰之以必往之時也。
乘彼坳垣，二章

古義云，復關，當是古關名。滑縣志云，復關在縣城東北六十里。今有復關堤。○又云，體謂卜之兆體，筮之卦體也。賄，婦之嫁裝也。詩緝云，漙漙，湧出接續之貌。○婦嬈云，上二句輕下，既見而喜一過，卜筮亦是審問之意，見始之謀非不慎，此時蓋與之俱往耳。○古義云，厥後色衰被棄，似若卜筮不靈，狀者先儒所謂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也。

桑之未落，三章

毛傳云，鳩，鶻鳩也。爾雅云，鶻鳩，鶻鶻。朱傳取郭注，但改鶻為雀。在傳杜注云，鶻鳩，春來秋去。埤雅云，鶻鳩性食桑葚，狀過則醉而傷其性，故詩云，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今此鳥喜朝鳴，故一曰鶻嘲也。嘉祐本草云，鶻嘲，南北總有，似小鶻而小，短尾，有青毛冠，多巖青黑色，在深林間，飛翔不遠，北人呼為鷓。鷓，李時珍曰，其目似鶻，其形似鶻。其聲啁嘲，其尾屈促，其羽如縑縷，故有諸名。按鶻嘲，即今飛噉毒利，古人誤為鷓。烏鴉屬也。○婦嬈云，此叙其色盛之時，縱欲而悔之深，首二句，比色盛之時，中四句，興解已不可縱欲，末四句，推不可與士耽之意。桑曰未落，必有黃落之時，何可不慮其終，比意亦含悔在耽，有溺而不及之意。一說詩緝云，桑之沃若，喻情。

眷歡洽之時。○鄭箋云：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至於婦人無外事，唯以貞信為節。

桑之落矣四章

毛傳云：惟裳，童容。孔疏云：以幃障車之旁如裳，以為容飾，故或謂之幃裳，或謂之童容。其上有蓋，四傍垂而下，謂之檐。故雜記曰：其轎有袂。注云：謂鞶甲邊緣是也。○柳媛云：此言色衰之時被棄而怨之甚。桑落二句，只比色衰時分，即入見棄意。食貧有甘，淡泊而無悔意，不重勤勞上。三歲言其在夫家貧窮之歲月，非夫婦三歲，即見棄也。不爽，只是約誓無爽情。愛無乖，二其行皆前約，棄舊好，罔極。二三總說他二行處，請

緝云：罔極為無窮之意，善惡皆可言之。○一說古義云：其黃而隕，以比男子之情，春漸淡而向衰，末二句又推本其德而言，所以無所止極。如斯者，繇其心德所藏，不能專一故也。○沈守正曰：詩雖作于悔恨，然悔所托之非人，不悔始棄之，不此所謂淫人之悔也。古義

三歲為婦五章

柳媛云：三歲為婦，正上章三歲值貧的事。言既遂矣，想始時必有媒妁之言，猶言甘苦與共，生死不移。末二句宜玩，註只承兄弟言，帶見棄意。說下古義云：連用數矣字，寥落悲前事，支離笑此身，情況淒絕。詩緝云：此婦蓋父母不存，惟有兄弟

耳

及爾偕老卒章

卿嬖云此悔始不謀終而勢不可為之意乃歸途自念之語
 ○一說馮五玉曰老使我怨還是未老而棄謂不能偕老使
 我至老猶怨也。鉞按此三歲即見棄之說也。○卿嬖云淇則
 二句興到不思其反止淇有岸隰有洋凡事俱有到頭處何
 我終窮而不思此反其意以為興也。劉安成曰詩言終角之
 宴則此女未笄而已奔矣。○古義云亦已焉哉者決絕之辭
 ○傳在武哀公二十五年傳文杜注云思使終可成思可復
 行也。鉞按此註引之蓋以為思其所終思其反復之義。○輔
 慶源曰谷風與氓二詩為怨狀谷風雖怨而責之其辭直蓋
 其初以正也。氓之詩則怨而悔之耳其辭隱蓋其初之不正
 也。

○竹竿全篇

卿嬖云通篇以遠莫致之句為主各章雖有為義所制而不
 得歸意却勿說出義字只以情說為是遠莫致之非真遠也
 ○詩緝云左右蓋主山而言相衛之山東面故以北為左南
 為右。○穀梁傳云軍人繁然而笑。○爾雅云樅今案松葉柏
 身今按伊樅今案松葉柏今案松葉柏
 身今按伊樅今案松葉柏今案松葉柏
 樅松葉柏身則葉與身皆直樅以直而從之樅以曲而會之

爾雅翼云：檜一名栝，禹貢荆川貢栝，栝栝也。栝檜也。故檜兼有栝音。栝葉松身，性能耐寒，其材大，可為舟及棺槨。在傳，福棺有栝檜，而淇水檜，楫松舟也。檜之與松，其生固已相類，其剝刻而為濟川之用，則又相須。檜，今人亦謂之圓栝，以別於側栝。李時珍曰：檜其葉尖硬，亦謂之栝。

○芄蘭之支全篇

爾雅云：芄，芄蘭。訓加，加密，俗。伊麼。朱傳兼取郭注及陸疏。李時珍曰：蘿摩，三月生苗，蔓延籬垣，極易繁衍。其根白軟，其葉長而後大，前尖，根與莖葉斷之，皆有白乳，如構木汁。六七月開小長花，如鈴狀，紫白色，結實長二三寸，大如馬兜鈴，一頭尖，其

殼青軟，中有白絨，及漿霜後，枯裂，則子飛，其子輕薄，亦如兜鈴子。高人取其絨作坐褥，代綿云：甚輕暖。詩云：芄蘭之支，童子佩觿。芄蘭之葉，童子佩鞶，解結錐也。此物實尖，垂于支間，似之。鞶，張弓指彊也。此葉後彎，似之。故以此與也。欽按：所與之意，沈存中既有此說，但本旨未必至此。○鄭箋云：垂紳帶三尺，蕙傳云：帶紳也。○鞶，訓由，結，法，實，幾。為一物。毛傳及說文，鄭說出此箋。及士喪注，孔疏云：鄭以禮無以鞶為珖者，故易之為沓。車攻云：決拾既飲，箋云：手指相比次，亦謂巨指既着珖，左臂加拾，右手又着沓，而相比次也。○鄭箋云：此以芄蘭弱草，其枝長而葉茂，與重子乘成人而佩成人之飾為

不裏。按劉向修文云。能治煩決亂者佩觿。能射御者佩鞬。諸家多以入興意。蓋左右本佩各六。而特舉此兩件。內則有珮。外則有鞬。以該之。或有意在。○卿嬖云。知識才幹。總在能字中。知與甲都作虛字看。○又云。容有居之不疑意。遂有無所忌憚意。只此二字。便見其無有智矣。○說通云。垂帶鞬兮。言此外無可見鄙之也。恥之也。

○誰謂河廣全篇

詩緝云。是作於衛未遷之前。時宋桓公猶在襄公為世子。衛

戴公又公俱未立也。舊說誤矣。○宋今河南歸德府。○又云。夫人義不可以往。宋而設為。或以沮已。為辭以解之。說約云。葦度及不容刃。皆無此理。蓋極形容之也。說通云。河如此。其不廣也。宋如此。其不遠也。而終不可往者。何哉。含臆不語。淒婉悲涼。千古如見。○田記引說苑云。宋襄公為太子。請於桓公曰。請使用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夫不曰欲見母。而曰欲見舅。恐傷父之意也。味此詩。其母子之心。蓋不相遠。不幸慶子母之變者。可以觀矣。

後語。羅氏曰。六人謂共姜也。莊姜也。許穆夫人也。宋桓夫

人也。泉水之女也。竹筴之女也。

○伯兮 竭兮 首章

古義云。及許慎謂積竹為之。徐錯云。及體八觚。戈及戟矛皆
挿車輪用。則執之。此據用以言也。○卿嬖云。註征役指用兵
而言。前驅即選鋒銳進之謂。為王者以侯國之祭。供王國之
役也。前字與桀字正相應。註方字宜玩。尚未得歸意。○呂記
云。鄭箋衛宣公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朱氏曰。先儒以
為詩疑此時作。然無明文可攷。

自伯之東 二章

孔疏云。鄭在衛之西南而言東者。時蔡衛陳三國從王伐鄭。
則兵至京師。乃東行伐鄭也。一說古義或云。周既東遷。衛自
西北而往。○蓬解見騶虞。○呂記云。膏所以膏首而沐。蓋潘
也。在傳遺之潘沐。杜預云。潘米汁。可以沐頭。魯遣展喜以膏
沐勞齊師。則膏非專婦人用也。○戰國策。晉豫讓云。士為知
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卿嬖云。女為悅己者容。非治容求媚
也。蓋囚首垢面。非所以承事君子故云。

其雨其雨 三章

卿嬖云。其雨二句。不必用過期。只在違其所望。甘心自己然
說。惟憂思之苦。便有頭痛之瘼。○毛傳云。甘。厭也。古義云。凡
人飲食口甘。遂至于厭足。曰甘心者。心以如是為厭足也。

焉得諼草卒章

釋文云諼本又作萱說文作蕙又作媛董子云丹棘嘉祐本

華云鹿葱李時珍曰替康養生論合歡蠲忿萱草忘憂鄭樵

通志乃言萱草訓至須列屈沙萱俗音况晚反一名合歡者誤矣說約引古

介注云合歡樹訓混幾似梧桐與萱全別或者朱子因諼草

連引合歡作一句讀而不以合歡解合歡解諼草乎○背解

毛傳孔疏云房室所居之地總謂之堂房半以北為北堂房

半以南為南堂此欲樹草蓋在房室之北堂者總名房內外

皆名為堂也朱子曰北堂蓋古植花草之處○卿嬭云憂字

根上章未然諼草可得而憫之憂不可忘是以心病不辭

心悔亦已然事也一說徐做孫曰憂思非人所欲也至于願

言心痛非身嘗之孰能知之細玩此婦人豈真求諼草以忘

憂蓋憂亦非諼草所能忘也語氣須一直下注多轉折可悉

畧也同上

後語 勞歸士

毒民於死 欽按毒害也又易以此毒

天下陸氏曰毒役也○輔廣源曰治世之詩云云深得聖人

錄詩之意

○有狐綏之全篇

說通云之子即指狐說如碩蕙桶女之類○卿嬭云在水之

梁則無衣袽之患而可以裳矣憂無裳便有欲為縫裳意陳

木叔曰不用鰥夫字出來無裳無帶無服而若為之憂則情見乎詞矣○疏義云中重也云已束矣又用帶以束之○漢書注師古曰以舟船曰濟

○投我以木瓜全篇

古義云投者取物相遺之謂○爾雅云楸木瓜俗音欽按木桃木李傳義無別解只以為苞苴之果實古義云舊說以木桃即桃木李即李徐氏曰瓜有瓜瓠桃有羊桃李有雀李此皆枝蔓也故言木瓜木桃木李以別之也又陸佃云江老故老視其實如小瓜而有鼻食之津潤不木者謂之木瓜學曰真木瓜色赤黃香而甘酸不淡其向裏子頭尖一面方圓而小於木瓜食之酢而木者謂

之木桃姚旅云木桃檀子也欽按此間小木結實者木李木李大干木桃似木瓜而無

鼻姚旅云木李榘榘也欽按今按云麻累也盧近之其品又下木桃亦或謂之木梨

梨蓋聲之誤也鼻即瓜之脫華處里俗呼之為味其著華處乃臍也一說姚寬曰詩之意乃以木為瓜為桃為李俗謂之

假果者蓋不可食不適用之物也亦猶畫餅土飯之義爾亦通○孔疏云瓊是玉之美名非玉名也羅氏曰瑤處佩之中

所以貫蠙珠而上繫于珩下維璜衡牙者也欽按瑤形正方正居兩旁之中

說文云玖玉黑色又年中有麻傳云玖石次玉者舊說孔疏云瑤瑤玖三者互也○說約云按投報本實事而木瓜以喻為物之至微瓊瑤以喻為寶之極重即非真以是物為投報

故不屬賦屬此匪報永好亦各承上說不必補正意如暗比之例

○王一之六

此一序節略鄭玄王城譜云洛邑謂之王城是為東都今河南是也周公又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洛陽在王城之東一說呂東萊曰成周乃東都總名河南成周之王城也洛陽成周之下都也孔疏云太華即華山也外方即嵩山也按二山皆在豫州域今華山屬陝西嵩山屬河南襄王賜晉文公陽樊溫原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杜預云在南山南是未賜晉時為周之畿內故知北得河陽職方氏云河內曰冀州知河北之地漸冀南境也洛邑王城今河南縣是也譜云鎬京謂之宗周陳東齊曰以其為天下之宗也疏云

戲西周地名潘岳賦云軍敗戲水之上身死驪山之北
○黃氏曰黍離之為國風以其詩之體為風也王伯厚
曰范甯穀梁傳序曰孔子就大師正明雅頌列黍離于
國風然在襄公二十九年季札適魯請觀周樂工已
為之歌王矣孔子至哀公十一年然後樂正雅頌得所
則降王于國風非孔子也○河南府即今河南府懷州
今懷慶府孟州今孟縣並隸河南

○彼黍離々全篇

欽按李時珍曰黍乃稷之粘者今云沒爾雅云藁赤苗芑白
苗拒黑黍只言黍有三種耳今朱傳所解即是蜀黍也俗云唐黍

古人固有誤以蜀黍為稷果瑞曰稷苗似蘆粒而大南人呼
為蘆稌是也時珍正之曰蘆稌即蜀黍也其莖苗高大如蘆
而今之祭祀者往往以蘆稌為稷故果氏亦襲其誤也又釋
蜀黍曰莖高丈許狀似蘆荻而內實葉亦似蘆穗大如帚粒
大如椒紅黑色米性堅實黃赤色則傳文所言為蜀黍明矣
未審其何據言之○爾雅云稌稷訓幾密俗云烏累幾昆郭注云今江
東人呼粟訓惡為稌爾雅翼云稷亦名為稌稷也稌也稌也
特語音有輕重耳欽按朱傳云似黍而小者亦對蜀黍言之
也其或說即郭注所云又孫炎曰稷即粟也時珍正之曰稷
黍之苗雖頗似粟而結子不同粟穗攢簇稷黍之粒疎散成

枝孫氏謂稷為粟誤矣。又圖經云：稷米今人不甚珍，此惟祠
事用之。衍義云：稷米先諸米熟，其香可愛，故取以供祭祀。然
發疾，只堪作飯，不粘，其味淡。綱目云：稷與黍一類，二種也。粘
者為黍，不粘者為稷。猶稻之有粳與糯也。稷黍之苗似粟而
低小有毛，結子成枝而殊散，其粒如粟而光滑，其色有赤白
黃黑數種。今俗通呼為黍子，不復呼稷矣。○毛傳云：彼，宗
廟宮室。陸化漑云：詩為閔，故宗周宮室作，而詩中不見一字。
直將彼字暗指而已。此是感慨最深處。古○孔疏云：黍離，
謂秀而垂也。苗謂未秀。○古義云：或疑稷文有改易，而黍
文不變，何也。按羅願云：黍以大暑而種，故農家以三月上旬

為上時，四月上旬為中時，五月上旬為下時。云：據此，黍既
有早晚三輩，則當離。時，而或值稷之苗，稷之穗，稷之實，蓋
以早晚為異理固然也。○疏義云：黍之實垂，有靡之意。稷之
苗動，有搖之意。本因感歎黍稷而賦之，但其下兩句，義又
相因，故為賦而興。亦帖云：行邁二句，平看，有說行之靡，以
心之搖，故也。此言外意不用。○柳塘云：心憂何求，俱本行
邁說。凡人心有所憂，則行每不進；心有所求，則其行亦不進。
故云：狀所謂知我憂者，亦言他有所憂，非謂憫周室也。當重
在不知上。其言知者，用以喚下不知耳。○蒼天解，毛傳：輝雅
云：詩于高遠難訴，每稱蒼天。柳塘云：悠，蒼天，即屈原傳所

謂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之意。○疑問云西都之丘墟固幽
王寵廢所以致然乎王忍棄之而不顧也亦不得辭其責。○
古義云三章以實之堅滿興如噎也。○卿孃云周既東遷置
豐鎬于度外蓋秋風未黍之盛不接于目故也千歲而下讀
黍稷之章徒令人唏噓大息而已。

○君子于役首章

古義云棲本作西加木作栖說文云日在西方而鳥栖故因
以為東西之西後人于鳥之栖加木以別之。○擊牆而栖曰
墍爾雅文郭注云今寒鄉穿牆棲雞。○古義云日之夕夕十
句關上下兩語有且暮之節以傷君無休息之期非是因時
物之歸而思他不歸也。○又云末二句復揭唱君子于役其
有意味可玩。○羊牛下來舊說鄭箋云羊牛從下牧地而來
○埤雅云羊性畏露晚出而早歸常先於牛也。

○君子于役卒章

說約云不日不月歎其既往也曷其有佖傷其方來也亦作
兩對。○又引講意云上曰羊牛叙歸之先後下曰牛羊順類
之大小狀恐是偶然倒句作者不必有此意也其注疏蘓子
由詩集傳讀詩記詩緝諸本兩章俱作羊牛即今本或係傳
寫之誤尤不足據。古義云朱傳作牛羊○古義云苟字最下得凄惋有
無可奈何之意苟幸無飢渴庶幾返歸有期此思之極也後

漢書所謂萬里之外，以身為本，亦此意也。○謝靈運曰：雨雪霏，遣戍役而預言歸期也。亦水萋，勞還卒而詳言歸期也。四牡之役，寧幾何時，勞之曰：我心傷悲，吉甫在鎬，不過千里，勞之曰：我行永見，不如是，無以體群臣也。本推己及物之恕，為叙情，因勞之仁，豈有無期度者哉。今君子于役，至不知其期，仁恕之意，泯然矣。

○君子陽之全篇

卿嬖云：陽之有志得意滿，揚眉吐氣之象。○杜氏通典云：笙象鳳之身，到管匏中，施黃管端，宮管在中央，三十六簧曰箏，宮管在左旁，十九簧至十二簧曰笙，其他皆相似也。爾雅云：

大笙謂之巢。

注云：十簧。

小者謂之和。

注云：十簧。

按諸書等三十

六簧之外，後世有二十三簧者耳。未聞有十六簧者。或是脫三字。○李廬陵曰：堂屋次棟之架曰楯，以北為室，共房。人君左右房，大夫東房西室而已。朱子曰：古人於房前有壁，後無壁，所以通內。古義云：房皆南戶而無北墉，室北墉而無北堂，則房戶之外，繇半以南謂之堂，其內繇半以北而謂之室。○卿嬖云：招我由房以聽焉。○又云：忘憂安貧，是朱子想像意。婦人口中只閑，叙過全要得家人識其意處。○又云：程子曰：陽之不任憂責，全身自樂而已。君子居亂世之狀如此。房小寢也，由房入奏房中之樂于小寢也。教記所謂綴兆是也。

其說絕佳。若從朱說，則閑圃之中無端而執簧執翽，由房由
敖，殊亦無味。按程說，即舊序之意。木全胡氏所錄朱子初
解，大抵亦同之。後改如今說。○娵嫫云：陶有，有心曠神怡，手
舞足蹈之象。○孔疏引爾雅云：翽，燾也。孫棻曰：燾，舞者所持
羽也。又云：燾，翳也。郭璞曰：所持以自蔽翳也。○娵嫫云：招我
一申敖以觀焉，舞位非別設舞位，蓋所舞之位即是也。

○揚之水全篇

鄭箋云：其或作記，或作已，讀聲相似。釋文云：其音記。詩內皆
放此，或作已亦同。朱子曰：其語助也。古義○剡州即今剡州，屬
南陽府信陽軍。今改信陽縣，屬汝寧府。並隸河南。古義云：四

岳之後，初封于宛。今河南之陽府南陽縣，至宣王時遷于鄧，
則今汝寧府之信陽州也。○戍者，非真欲室家之同戍，惟其
切于思家，故欲家之共同也。情之無聊甚矣，非畿內之民，役
非其職，只于言外見之懷哉，言其思念不一而足也。○古義
引唐世系表云：宣王世改呂為南。按括地志：故申城在鄧州
南陽縣北三十里，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四十里，同為宛
縣地。木全云：鄧州府許昌縣，即今河南開封府許州也。○舊
說毛傳云：蒲，草也。訓加古義引詩緝云：楚愈輕，蒲又愈輕。至
不流束蒲，則弱之極矣。鄭玄解為蒲柳，以首章言薪，下言蒲
楚，則不宜為草。陸佃駁之云：夫芻草亦草也。而綢繆之詩，乃曰

束薪束芻束楚則豈以言木故妨草哉。○鄭瓌云：戍申并戍甫共許，以地近申故也。非既戍申而又戍甫共許也。申之不必戍，共甫許之不宜同戍，又在言外而合此意。○一說：歐陽子曰：彼其之子，國人謂他諸侯國人之當戍者也。鄭瓌云：允曰：彼其者，外之詞。嚴氏曰：束薪本易流也，而悠揚之水則不能流轉之，以喻諸侯非難令也，而微弱之東周則不能號令之。惟其號令不行，故彼諸侯之人不與我戍申，而使我畿民遠戍，久而不得歸也。○爾雅云：楊，蒲柳也。訓加發耶奈祇陸疏云：蒲柳有兩種，皮正青者曰小楊，其一種皮紅者曰大楊，其葉皆長廣似柳葉，皆可以為箭幹。崔豹古今注云：水楊即蒲柳，亦曰蒲楊，葉似青楊，莖可作矢，赤楊霜落則葉赤，材理亦赤。春秋傳見在武宣公十二年。

後語：胡文定公曰：按王都而下，多春秋時詩，而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何也？自秦離降為國風，天下無復有雅，而王者之詩亡，春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後。

○中谷有蓷，全篇

蓷訓也法實幾從傳箋及爾雅，郭注蓷字亦金音九，而誤。郭注本作荏，埤雅亦同。孔疏引爾雅注，誤作蓷，而朱傳疑之耳。爾雅云：蓷，蓷，荏，喜佳。蓷，既是蓷，不可復曰似蓷，或以為蓷，章之蓷，則全不相似，其誤明矣。古義云：蓷，即莞蒻也。毛鄭誤解為蓷。

按雖乃萑之別名，即莠也。其字从艸萑聲，萑音完，从佳从竹。竹乃山羊角，今文於萑省竹，故作萑耳。此名萑之萑相亂而實不同。此萑从艸佳聲，音追，不可不辨。○柳蠹云：興至四句止，上興其見弄自傷之情，下是其不得已之故也。凡卑必從高地之物，先自萎死，故從乾處說起。又云：總以歲旱草枯與亂世亂年氣象憔悴無潤澤也。曰嘆其乾，貧者先瘁也；嘆其修則粗給者亦乏絕矣。曰嘆其濕，則富者亦不免矣。○古義云：人謂夫也。○疑問云：既其嘆猶有聲，條其歎則感口出而聲亦微矣。至於啜其泣，乃所謂吞聲飲淚者。詩話云：啜泣而縮氣也。○古義云：何嗟及者，言何所嗟悔而可及。柳蠹云：以

斯人且不自保，誠有不暇及我者矣。故曰何及嗟矣。輔慶源曰：何嗟及矣，殆有知其不可奈何而安於命之意。此尤見其厚也。豈非先王之澤哉。○曾氏名鞏，字子固，宋南豐人。後語：伊尹語出書咸有一德。○輔慶源曰：范氏之說其得讀詩之旨，使讀詩者能如此，則詩之為教於人大矣。

○有兔爰：全篇

柳蠹云：三章無淺深，總是憤激之深言之不足，又從而長言之也。○說約云：朱子辨說本只取君子不樂其生一句。出諸序諸侯皆叛四字，偶沿序語可以不用。○我生之初，鄭箋云：言我初稚之時。○柳蠹云：百羅寬些，言綱紀紊亂，四國騷然，小人

肆志君子受禍有許多可愛之事。○一說古義云尚寐無吶言自今以後庶幾寐而不動則不復見此景象也。唐人詩云安得中山千日酒酩然直到太平時。正尚寐無覺之意。凡寐者人必呼之而後能覺。故欲其無所聞焉。聞先于覺。先于吶。一節淺一節也。○爾雅云量器也。器謂之量。覆車也。郭注云今之翻車也。有西轅中施罾以捕鳥。古義云罾共罟是一物而詩人兩言之何也。郭璞以大網解罾或罾大而量小也。欽按量或說出韓詩。

○縣：葛藟全篇

卿嬖云三章一意。總是以物之得所。挽而與人之失所依也。

○一說朱氏云葛藟支蔓縣屬。有宗族之義。古義○古義云。據爾雅釋厓岸云。重厓岸。上厓。蓋厓乃水邊。厓之上又有厓。則為岸。上地則為厓也。然于釋水又云。厓水厓者。或是謂厓之下。乃水之厓。非以水厓名厓也。○卿嬖云。顧者。顧盼之。顧有識。有鄭箋羅氏曰。識音志。記而不忘也。詩緝云。莫我有言。見之若魚也。○夷上洒下曰澹。爾雅文。大金洒音灑。猶洗也。許東陽曰。岸上面平夷。而其下為水洗蕩。蓄入若澹也。○卿嬖云。始言父。次言母。亦言兄。最有次序。○莫我聞。鄭箋云。不共我相聞命也。

○彼采芣兮全篇

卿嬖云各章首句俱指所淫之人言觀彼字可見○呂東萊
曰菖為締結蕭供祭祀艾療疾特訓釋三物見采之由不於
此取義也○爾雅云蕭荻陸疏云蕭今人所謂荻蒿者是也
或云牛尾蒿似白蒿白葉莖鹿科生多者數十莖可作燭有
香氣故祭祀以脂藝為香詩緝云蒿者總名也曰蕭者蒿之
香者也故疏以為香蒿也生李時珍曰牛尾蒿色青不白細
莖直上狀如牛尾也○祭義云見以蕭光以報氣也加以鬱
鬯以報魄也○孔疏云年有四時之皆三月三秋謂九月也
設言三春三夏其義亦同作者取其韻耳○一說疑問云葛
生于初夏采于盛夏故系下三月蕭者于秋後故下承三秋
艾必三年之久為佳故下承三歲

○大車檻首章二章

周禮巾車云大夫乘墨車○註毳衣之屬以下鄭箋孔疏云
毳衣之屬正謂袞警耳二者在毳冕之上王臨川曰王之大夫四命
與子男同服也古義云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
細毛曰毳以其衣無山龍華蟲火而首宗彝宗彝虎雖之獸
名似獼猴而大于虎皆毛蟲也淺毛故取毳為冕名凡冕服
皆玄衣纁裳此本鄭玄之說孔疏云績繡皆五色其青者如
雖其赤者如頰故二章各舉其一耳○卿嬖云上二句言車
服聲容之盛蓋一時威靈氣焰人不敢玩而視之即此便有

鄭一之七

華列鄭縣即今陝西。安府華列鄭列即今河南開封府鄭列古檀國地入新鄭東魏亦在開封滎陽縣

○緇衣之宣兮全篇

考工記三入為纁五入為緇七入為緇注云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乃成緇○孔疏云卿士旦朝於王服皮弁不服緇衣既朝於王治事之館釋皮弁而服以聽其所朝之政也治事之處為私對在冢之庭為公此私朝正謂天子宮內卿士各立曹司有廬以治事也○爾雅祭餐郭注云今河北人呼食為祭疏義云飲饌曰祭○說文為粟二十斗為米

十斗曰穀。為米六斗。大半斗曰粢。○卿嬖云。此詩作於武公時。當重武公。不必並桓公。善於其職。既是德。須提起。在緇衣上。宣字重。只德稱其服。復之說。通云。改衣。是欲久於其職。○范氏曰。適子之館。親之也。○卿嬖云。改衣。適館。授粢。皆未狀事。要體詩人無己之愛。○又云。下二章。亦不可輕過。倦。致意。方見無己之愛。好。有美盛意。德與服稱。自見其服之美好也。通解云。德云。德有以宣此服。故人自見其尊大。

○將仲子兮全篇

杞解出陸疏。一本色字作木。說疏又云。今人以為車穀圖。經本草云。今人取其細條。火逼令柔。底作箱篋。孟子所謂杞

柳為杯棬者。○檀訓麻解從毛傳。及陸疏。李時珍曰。檀有黃

白二種。葉皆如槐。皮青而澤。肌細而膩。體重而堅。狀與梓榆

莢蓬相似。宜梓楹。錘器之用。鉉按此方有石檀。訓兔淫利箇未見

真檀。今俗呼為麻由。密者。莢蓬屬也。嘉祐本草云。莢蓬葉似

木槿。及榆。作小樹。其子如疏漉。兩。相對而色赤。味甘。陸機

詩疏云。檀榆之類也。○莆田鄭氏名樵。字漁中。宋人。○卿嬖

云。無踰我里。二句順說。此等皆假托之詞。由踰里。而牆而園。

仲之來也。以漸而迫。畏父母。而諸兄弟。而衆人。女之畏也。以

漸而遠。然畏非畏禮義。只畏人議論耳。○輔廣源曰。此雖為

淫奔之詩。然其心猶有所畏。未至於蕩然而無忌也。故列於

鄭詩之首以見其為風之始變也。

○叔于田全篇

孔疏云田者獵之別名。以取禽於田因名曰田。杜預曰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鄭箋郊外曰野。爾雅牧外謂之野。詩傳云以細別言之則郊外之地名牧之外地名野。若大判而言則野者郊外通名。古義。○孔疏云若里內之塗道也。○說約云不如叔也。二句當作一句讀。○古義云美以態度言好者獻酬款洽情意交通之謂武。整控馳騁力能使馬之謂。卿嬖云以其與衆混處故見其仁。以其與衆飲酒故見其好。以其與服馬故見其武。○鄭氏曰玩味此詩宛狀見叔段輕儇浮蕩之意。如今之貴族輕薄子閭里朋徒追逐而極口誇美之也。次篇放此。

○叔于田首章

如組解見簡生。董氏曰服馬制於衡不得如舞其如舞者駢也。鉞按註皆字兼如組如舞說。古義云車四馬各兩轡以駢馬內兩轡繫于軾駢馬外轡及夾轅兩服馬轡方置兩手故在手者惟六轡耳。是往田在道時自矜其能親代御者執轡其御馬光景如此。至在轡以下則至其所而田矣。後章同。○羅氏曰水鍾曰澤水希曰藪。毛傳藪澤禽之府也。○古義云舉火之初舉也。鉞按具舉非一所也。○古義云暴當作暴說。

此云疾有所趣也。按舉字易混，不可不辨。○又云：無通作毋，禁止辭。

叔于田二章

下駟上駟，中駟出史世家。○古義云：射御不對言，叔本善射，因有良御而益以濟其善射也。下二句正舉其實。○又云：抑發語辭磬者，騁馬從禽，隨其所使，馬即從其折如磬也。控者，馬行方速，遇獸而射，則引而止之，即止隨所制勒也。○又云：控，即括也。矢銜弦處滿，則放手以任其去，故曰縱。彌，弓弦頭也。覆，倒也。弓滿時，弓弦向內，既放矢，則顛倒，其弦並指于前，如送遠去也。

叔于田卒章

卿嬖云：上四句只言服騁之畫制如此，不作善御看。○雅先啓曰：始而具拳，既而具揚，終而具阜，形容火勢以漸而熾。古義○昭公二十五年左傳云：公徒執冰而踞，服虔云：冰，積丸也。杜預云：積丸是箭筈，其蓋可以取飲。詩緝云：用矢則拳，柎以開箭，既用則納矢筈中，釋下其柎以覆箭也。○舊說古義云：二詩序刺莊公無中才之教，陷其弟于惡也。疑問云：平王怨其父，忘殺逆之大讐，莊公怨其母，甘殘忍之悖行，皆一念之差所使。

後語：陸氏名佃，字師農，宋山陰人。

○清人在彭首章二章

牙英解從鄭箋說約云說文曰示象形自考工言之則為刺
兵自說文言之則為勾兵蓋牙之為器上銳而旁勾○卿嬖
云重英有虛飾故事意○孔疏云文公捷厲公子閉公二年
冬十二月狄入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侵鄭故使高
克將清邑之兵於河上禦之次於河上久而不召師潰而歸
高克奔陳○卿嬖云庶者馬以被甲不必以戰而武重喬
者喬以懸英不以久懸而赦止見其師之久意

清人在軸卒章

孔疏云久不得歸師有遷移三地亦應不甚相遠卿嬖云見
師久而玩徒隨意所之也陶訓樂而自適還指乘駟介之
人言○鄭箋云中軍為將也孔疏云此謂將所乘車若世卒
兵車則左人持弓右人持矛而中人御說約云集傳將車之
左將車之右通作將軍非也蓋將車對兵車而言與孔疏謂
將之所乘車正合
後語疑問云胡氏責鄭文公一段極佳但在高克禦狄之
命必有所以整頓而約束其師者陶於翱翔道遠而作好
宣將兵之道哉鄭棄其師文公高克宜分任之矣

○羔裘如濡全篇

卿嬖云如濡藥以裘言直且美則專以毛言正贊如濡故加

一洵字。○輔慶源曰：舍命不渝，所包者濶，命有二，有指理而言者，有指氣而言者。此蓋兼之以理而言，則居其理而不變，以氣而言，則居其分而不渝。理可以兼氣，故集傳止以理言之。○欽按：次章注禮文出孔疏，蓋依玉藻而言。○古義云：孔武有力，謂其人之威望足以居之，非以勇力為有力也。○毛傳云：司主也。孔疏云：彼服羔裘之是子，一邦之人，主以為直，一說古義云：邦之司直能為主持直道也。危行上足以正君，下足以善俗，皆在其中，非徒其所自守者不渝而已。婦嬖云：謂之司直，見得直道賴以常伸，正氣賴以不屈。欽按此等說，自邦人說之，則與孔疏合。○三英一說：范華陽曰：羔羊曰素絲，五紵五緘，五總皆所以英裘，是謂三英。約說○朱氏曰：既能順命以持身，又能忠直以事上，此所以為邦之彥也。歐陽字曰：彼其之子，邦之彥兮，亦謂稱其服也。約說一說義通云：三章平看，總見德稱其服意。婦嬖云：順理成章，與毛順而美者稱剛德不同。與孔武有力者稱文采可觀，英華發見，則與三英之繁者稱。

○遵大路兮全篇

升金云：擊與攬同，攝持也。○記注云：祛，袖口也。孔疏云：袂是祛之本，祛是袂之末，俱是衣袖。○古義云：無母通禁止辭也。○劉氏曰：宋玉賦為男女語之詞，猶此詩為女語男之詞也。

○女曰鷄鳴首章

孔疏云士者男子之大號今本作美稱列子將旦昧爽之交日夕

昏明之際○詩緝云藉以以明星為啓明蓋今俗所謂曉星

也毛傳以○又云翱左施皋者緩也當為緩飛之義若翔

則初飛而布翅之狀所謂迴翔也○古義云爛光色也○見

解爾雅郭注古義云爾雅舒鳧鶩即鴨也訓加廢俗又云鷓

沉鳧訓加廢俗李述云野曰鳧家曰鶩然則專有鳧名者乃

鷓耳又此詩言弋鳧其雁則其在野明矣陸佃云鳧雁常以

晨飛故此詩如此○卿嬈云士女二字宜以婦人口氣發之

曰字以下則士女口氣也子輿四句一氣說共下章俱一時

之言未狀事也朝朝有急速爭時意將爭其先爭其時也一

說古義云將發語辭欽按古義以此二句及下一章為共之

語○卿嬈云弋鳧雁正是男子勤業處不獨為下文飲酒計

馮五玉曰治生之事非止弋也即弋之一事而諸所治生皆

可意矣

弋言加之二章

古義云曲禮士無故不徹琴瑟註云故謂患災喪病御侍也按車中御

右左故謂御為御一說在車曰御靜好以聲言○卿嬈云共

子宜有鼓舞其弋加之意飲酒以期偕老亦此意要知此二

句不是以樂為樂正見憂勤中樂意如此則夫婦兩心先安

靜和好了，琴瑟亦安靜而和好，蓋由人心生也。註中亦莫不三字宣玩，安靜而躁心釋，和好而乖心平，須略重靜一，追好而不靜則淫。○汪史記楚世家。

知子之來之，卒章。

脩文德以來之，出論語季氏篇。○說約云：按詩經圖，佩玉之制，集傳甚明，然據禮書總圖，中組之半，所貫曰瑀，而兩旁之組下，但各懸一璜，中無物也。餘則悉同詩圖矣。其散圖則瑀瑤為一物，如璧而中圓孔，無長博而方之說。又集傳貫一大珠為瑤，則瑤真珠矣。釋文又云：瑀，佩玉名，瑤，石次玉也。則豈瑀而瑤為之，曰大珠者，非與？種之參錯，姑終闕之。○熊氏曰：

婦人左佩紛悅，刀厲小鑊，金燧，古佩。箴管線，鑿大觶，木燧之屬。箴，野以管。備尊者使令也。古義云：毛氏以為佩玉，玕璜，瑀，瑤，衛牙之類，似非士庶之常服。且共雜字不協。一說：卿嬖云：解佩是使君子貽人，非此婦自貽也。狀此只形容好德之情，無所不至，非實事也。○毛傳云：問遺也。孔疏云：曲禮凡以苞苴葷筍問人者，古義云：古人通言，必遺以物。○又云：報答也。禮疏云：感恩者皆稱報。○卿嬖云：三句平看，三知字不可忽。來者，意氣所感，召賢人君子，亦吾弁也。重子之來之，不重人來上。既致其來，故思贈其往，順是志，同道合，相親愛而無悖逆之意。此則不待其來而自往問之，好是道德，非吾等倫，有可尊。

可法之意我好彼善是彼以善施我故欲報之大抵贈問報下字雖別總是欲是結其懽心以助成君子之德古義云是不特能奉承君子之意而其好德更甚于君子矣朱子曰此詩意思甚好讀之使人有不知手舞足蹈者

○有女同車全篇

舜木槿也

俗音木夢目切

爾雅釋

草云舜木槿櫬木槿樊光云別二名也其樹如李其華朝生暮落與草同氣故在草中埤雅云槿華如葵朝生夕隕一名舜蓋瞬之義取諸此○說約云按將翱將翔亦帖引神女賦婉若游龍乘雲翔洛神賦竦輕軀以鸛立若將飛而來翔等

為證以為狀女之飄忽古義云翱翔緩飛也車中衣服近風輕揚之貌○嫋嫋云且都非真有閨雅之度德音非真有賢淑之名總之心一迷于色自無往不見其美者耳于瓊琚見其美色于將之言其德音各以其類也○輔慶源曰鄭詩惟此篇為男悅女之詞

○山有扶蕪全篇

扶蕪解毛傳孔疏云傳言扶昏小木者毛當有以知之未詳其所出也○毛傳云荷華扶渠也其華齒蕪釋文云未開曰齒蕪已發曰芙蕖舊說爾雅荷芙蕖其華齒蕪李巡云芙蕖其總名也鄭注云別名芙蓉江東呼荷○龍荏草也

錄按俗云結太扶

毛傳一名馬蓼以下陸疏但本疏色白作赤白色張子曰蒞
草枝幹樛屈着土處便有根如龍也本草云蒞草一名鴻藹
如馬蓼按伊秋而大即水紅也詩注云一名馬蓼馬蓼自是
一種也李時珍曰蒞草其莖粗如拇指有毛其葉大如高陸
華色淺紅成穗秋深子成扁如酸棗仁而小其色赤黑而肉
白不甚辛炊燻可食○董氏曰子克不見於書疑亦以美著
也○娵嫫云興意到底以山隰所宜有者有之興已所不宜
見者反見之也在以情之蕩言校以情之詐言說約云此反
興也狀言不見子都乃見狂者正言見子都耳蓋喜極而謔
之辭

○穉兮穉兮全篇

娵嫫云要字對和字看和其始而要其終意輔氏曰爾能倡
予則予將成汝之志

○彼狡童兮全篇

古義云餐說文云吞也不能餐猶言食不下咽也○娵嫫云
此皆反言以戲之言共食指絕中之兩端以為言然絕之
詞正是戲其人處

○子惠思我全篇

塞裳

河南通志云濟水源出密縣一名漕水東北至新鄭縣共洧
水合漢地軍志云潁川陽城山洧水所出東南至長平入潁

○卿嬖云此重一思字乃未絕而防其欲絕有相看戀之意
在思我共不思我是以兩端去要他也溘泊未必褰裳可濟
特明其至之易也末句正是詭詞

○子之丰兮全篇

褻衣解見碩人孔疏云婦人之服不殊裳而經衣裳異文者
以其衣裳別名詩須韻句故別言之耳○卿嬖云衣錦裳錦
重看而褻衣褻裳自是古人衣服常度勿說惡其文之著此
備道其盛飾治容可以悅人也○一說鍾伯敬曰伯叔即前
人望其復來申後約也

○東門之墀全篇

墀解毛傳孔疏云除地去草故云墀○輯錄云墀○平意一
說說約云按字彙墀田區畔埒墀○當是言其滕駭整治故
曰墀○也○茹蘆訓亞加涅解爾雅釋草并李疏○孔疏云陂陀
不平而可種者曰陂○卿嬖云首章嘆其相遠末章冀其未
就有思之愈深而愈切意

○風雨淒淒全篇

甘義云風雨風而兼雨○又一說瀟瀟當嘯風雨相亂其聲如
嘯也○一說詩緝云錢氏曰膠○聲雜也今日膠○擾○謂
群雞之聲也又古義云膠○者雞聲與風雨聲相為糾雜而
不可分別之意○又一說晦本月盡之名爾雅以為寘也卿

蠟云如晦言風雨之宿如晦也。鷄鳴不已夜未艾也。

○青：子衿全篇

說約云純緣總名。又二字通也。○古義云衿與襟同。古作衿。爾雅云衣皆謂之襟。孫炎云交領也。說文云交衽也。古者斜領下連于衽名衿。是領之別名。說約云具父母衣純以青。以下皆言深衣之制。非常時服。禮記纂注云重慶具父母純績畫飾也。其慶純青致文也。孤子純素致哀也。所緣者三慶袖口也。襟旁也。下齊也。廣各寸半。惟衿則廣二寸。狀則羔裘於豹飾曰緣袖。此曰子衿者各指其一慶而言之。舊說古義云毛傳以青衿為字子之取服。其說必有所本。蓋古制如爾。

○組綬玉藻注云所以貫佩玉相承受者。組綬一物也。○卿蠟云縱我往不二句有如怨如責之意。○又云挑謂舉止之輕翔也。達謂襟懷之洒落也。有微責意不必作美詞。○孔疏云闕是人君宮門非城之所有。此言在城闕了。謂城之上別有高闕非宮闕也。○卿蠟云如三月兮極言思念之情。言一日不見有如三月之久。而况不止于一日乎。

○揚之水全篇

爾雅云婦之黨為婚兄弟。壻之黨為姻兄弟。注云古人謂婚姻為兄弟。禮記曾子問壻有父母之喪而辭于女家之詞。陳注云兄弟者亦親之辭也。○說文誑欺也。○卿蠟云流綬

則浮沈而不去，儔寡則依戀而不忘。二者皆有綢繆之意，故以為興。人實不信，謂其人平日之言，往々不信實。○又云：此想男因女有他志，故不來，而女為之自白如此。

○出其東門全篇

嬈嬈云：如雲，訓美且衆，重美邊，兼服色容顏說。○又一說云：思者，男女之防不可踰，吾心羞愧之良，不可奔，故匪我所志也。○孔疏云：戰國策云：強弩之餘，不能穿魯縞，則縞是薄絹，不染，故色白也。綦，青色之小別，艾謂青而微白，如艾草之色。○古義云：巾，佩巾，即紛悅也。禮婦人左佩紛悅，本作帟，楚謂大巾曰帟，以拭器悅，以飾手，皆巾也。故下章有茹蘆之

異，蓋一是帟，一是悅耳，是從鄭箋一說。說約云：馮嗣宗曰：此巾以為婦人衰頽之巾，未詳典據。○古義云：聊，鄭玄云：旦，格之辭，亦自足之意。○嬈嬈云：聊樂我員者，正見不動心于彼也。若只說我自育室家可樂，則其思亦已淺矣。○孔疏云：闈，是門外之城，即今門外曲城是也。闈，是城上之臺，謂當門之臺也。○又云：荼，乃是茅草秀出之穗。○舊說鄭箋云：茅蒐，深中也。○古義云：共娛，則共之同樂矣。○輔氏曰：鄭詩唯女曰鷄鳴，共此詩為得夫婦之道，夫子錄之，正見以人性之本善，而先王之澤猶未泯也。

○野有蔓草全篇

鄭箋云零落也。○猗嗟注云清目之美也。揚眉之美也。婉亦好貌。古義云婉順也。言其眉目之間和順可掬也。○疏義云本即所在而賦之。又用其語相呼也。一說卿嬭云蔓草得露其澤渥矣。人相遇其情濃。此取興之意。○疑問云六禮不備貞女不行。邂逅豈可久之道。曰適我願兮。曰共子偕臧。蓋一時情好之辭也。○卿嬭云夫城隅城闕猶在室也。零落則在野合矣。

○溱與洧全篇

簡訓夫治解從陸疏澤蘭訓亞刺。句察今俗云祇史云亞加麻李時珍曰蘭草澤蘭一類二種也。俱生水旁下濕處。二月宿根生苗。

成叢紫莖素枝。赤節綠葉。對節生有細齒。但以莖圓節長而葉光有岐者為蘭草。朱子曰綠葉光尖。莖微方節短而葉有毛者為澤蘭。嫩時並可採而佩之。八九月後漸老高者三四尺。開花成穗如鷄蘓花。紅白色。中有細子。圖經云澤蘭二月生苗。高二三尺。莖幹青紫色。作四稜。葉生相對如薄荷。微香。七月開花。帶白紫色。萼通紫色。亦似薄荷花。○古義云下專言洧者。水經謂洧水過兩鄭縣。南溱水從西北來。注之。是溱已為洧。取有故。不必言溱也。○又云。謹說云戲也。字從言。蓋以言相調戲也。○又云。芍藥訓職昆須句察。又。即芍藥。廣雅名。羣夷。○卿嬭云首四句叙其時事之美。中五句相率以

往觀末二句則言往觀相贈以結其情也。○古義引後漢書薛君注云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桃花水下之時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棄蘭草祓除不祥韓詩外傳十道志皆云然按此即後世所謂修禊事者但彼乃士女同游故相干淫耳。○卿嬈云采蘭水上鄭俗皆然故以士女采蘭為賦而又以溱洧兩引起士與女為興棄蘭之士女就其大槩言之往觀之士女指其淫奔者而言又云詢訏且樂言不可不再往也。○呂記陳氏曰勺藥者溱洧之地富有之詩人賦物有所因也又引釋文曰勺藥韓詩云離草也言相離別贈此草也。○子云芍藥一名將離本草古義云崔豹古今注載牛車問曰將

離別相贈以芍藥者何答曰芍藥一名可離故將別以贈之亦猶招召贈之以文無文無亦名當歸也。○又一說云此詩朱子謂淫奔者自叙之詞則亦未狀觀篇中具叙事體乃直是作詩者慕其事以刺爾。○又云將嚴粲云方且也猶將安將樂之將也按此言首所謂相謔者且今謔之也有方且相謔而未已之意。○輔氏曰鄭國之土地寬平人物繁麗情意駘蕩風俗淫泆讀此詩者可盡得之詩可以觀信然。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5201